



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集

光辉的里程

敦煌文艺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憶錄第一集

光輝的里程

蘭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



敦煌文藝出版社

1959年·蘭州

革命斗争回憶錄第一集

光輝的里程

兰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白銀路)

甘肅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3号

甘肅日報社印刷厂印刷

甘肅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4 $\frac{1}{2}$ 印張 · 插頁1 · 77,000字

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120

統一書号：T10148-96

定 价：(4)0.47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霍州催糧、活捉張彪等二十篇革命回憶錄。

在這些文章中，真實、生動地記載了中國人民武裝部隊在對敵鬥爭和生產戰綫上的英雄事跡。是一本很有教育意義的書。

目 录

东渡偵察.....	王伯川 (1)
开赴雁北.....	王清銘 (7)
民兵大擺地雷陣.....	李佐堂 (14)
老湖打鹽.....	范自慎 (27)
南龍崗战斗.....	閔洪友 (30)
一日之戰.....	張建萍 (35)
霍州催糧.....	肖鵬旺 (45)
憶晉西北反蚕食斗争片断.....	靳 旺 (55)
扮敌殺敌.....	主福增 (59)
韓略伏击战.....	聶風炎 (63)
大販鬼子遇鉄臂.....	郭伯富 (67)
吳拉古媽的新生.....	張敬謙 (72)
活捉張彪.....	刘兆英 (76)
战斗在丹江兩岸.....	薛兴軍 (83)
梢林生活三十六晝夜.....	刘 斌 (92)
青化砭伏击战.....	張 乱 (98)
谷城战斗.....	張新勝 (105)
攻克襄陽.....	崔元琳 (111)
小李庄的堅守战.....	柳三朵 (119)
战士的智慧和胆量.....	柳三朵 (125)

东 渡 偵 察

王 伯 川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在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营十二連担任排長，部隊住在陝西的吳堡縣，貼近黃河的宋家川，隔河相望，便是被日本鬼子鉄蹄蹂躪下的山西淪陷区。我們駐扎这里的任务是：坚决保衛黃河、保衛党中央，阻击日本鬼子偷渡、侵占边区。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个偉大的任务充分掌握和發揮主动权，有利的打击敌人，因此，对彼岸敌情的偵察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宋家川的对岸是日本鬼子占领控制的山西軍渡，中間隔着一条天險的黃河，水势流速急剧，波浪汹猛，船在水上一起一落丈把高，初渡的人都受不了这种顛簸。宋家川和軍渡是黃河兩岸的重要渡口，是山西与陝西之間的公路连接要口，兩岸都是石山陡坡，地势險要。

这天，連長传达了团部的指示，連長命我排渡过黃河去山西李家塬、薛村、穆村、柳林一帶，对敌人的兵力、兵种、火器、工事構築、駐軍分布等情况进行偵察。我愉

快的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后，腦子提出了一連串問題：是用便衣偵察的方式好呢？还是用武裝偵察的方式好呢？怎样使任务完成的更順利，偵察的更准确呢？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立即作周密考慮解决的問題。

四班長趙振彪同志，是个机智勇敢的小伙子，他兴冲冲的說道：“王排長，山西的地形我知道的多，山地起伏不平，遍地長的高粱和棗樹，便于隱蔽运动，建議帶領第四班以武裝偵察的方式去执行这次任务。”領導同意了這個建議，我立即向全班講清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一切准备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完了。在一天的拂曉时分，我和四班十一个人，駕着一只小船，在宋家川下游的康家塔（距宋家川十余華里）渡黄河。黄河天險是古今公認的，也是鬼子企圖进犯边区的天然屏障。但是在我們这些无畏战士的脚下，它变得特別馴服、温存，我們順利的排除了困难，按預定時間登了岸。

登岸便是呂梁山区，我們在一个叫后河底村落脚，隨即找当地群众了解情况。由于我軍沒有在这里駐扎过，群众對我們究是何人？來此作甚？缺乏認識，顧慮重重，不敢暢談。他們上日偽軍的当多了，對我們保持戒心是可以理解的。當我們講清了是八路軍并說明了來意后，老鄉們才敢逐漸的向我們談鬼子的情况了。

根据老鄉們反映的情况，我們對敌情作了分析判断：李家塬至薛村相距二十華里，穰村一帶可能駐的是鬼子的小隊，柳林鎮駐的是鬼子大隊，离此七十華里，把敌人

的几个分布点联结起来，恰好都在沿军渡至柳林镇的公路上。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段公路上，必定经常有零星的或小股的敌人来往，这正好是我们猎取“活舌头”的良机；想到这里，我的心开朗了。捉活情报，是完成侦察任务最有效最准确的办法。

捉活情报，得先设好埋伏。四班长建议在薛村至李家塬公路间设伏，因为这一带地形起伏不平，同时距黄河较近（二十多华里），完成任务后，走脱也比较容易。

经过讨论，我同四班长带领两个战士，首先往设伏地点侦察地形，最后在距李家塬八华里处的山半坡上找到了一段袋形地段；那里是公路必经的通道，路两旁是密密麻麻长得六尺多高的高粱地，地里还有些枣树，既便于隐蔽，又便于观察，由此突然挺出截击敌人，简直是难得的地方了。

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时分了。我叫四班长带领他班的战士，在清晨拂晓前设伏就绪，同时，我带两个战士，在一个小高地了望联系。四班长立即将八个战士一一布置交代了任务，规定了联系地点和行动哨令，按时进入了埋伏地。大家对捉活情报的信心很高。他们说哪怕等几天几夜，也定要抓两个会说话的舌头交回团部。

秋天的夜晚，吕梁高原吹着冻人的寒风。在高粱地里伏着的同志，咬着牙抵制着寒冷，一夜过去了，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发现。

太阳升起来了，个个抬起头偷眼瞧瞧这死寂的大地，

敌占区的早晨，顯得那么沒有朝气；在黃河西岸，边区的農民或許正在一边唱歌一边生產吧！而这里，在这法西斯鉄蹄蹂躪下的山西淪陷区，沉靜得象沒有生命一样，广闊的道路漫生野草，辛勤的農民蜷伏茅屋里，熬受着苦难；高粱地里的雜草告訴我們，这肥美的土地，已失去了主人的护理。一河之隔，竟是兩個天地，日本法西斯啊，你这灾难的化身，帶給我山西人民何等沉重的痛苦啊！

怀着偵察敌情，打击敌人，解放人民的憤怒心情，战士們又在高粱地里等待了整整一个早上，仍然等不到一个人影。

“繼續埋伏，等待机会，不要露声色！”四班長以极低的声音向大家傳遞着命令。战士們抖了抖精神，驅逐了疲倦坚持着。又是兩個小时从寂靜的空气中溜走了，仍然沒有敌人走上我們的埋伏圈，大家实在有些熬不住了，有的松懈的喘几口粗气。

“不要动，有人……”还是四班長的眼尖，只見从公路远处有一对模糊的人影向埋伏圈走來，这究竟是兩個什么人呢？是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敌人汉奸呢？不管什么人，至少他們会了解那边的一些情况，因為他們是从虎穴深处——敌人大隊所在地柳林鎮走來的。

我在高地上自然也很早發覺了这一情况，兩眼不眨，全力注視着。

这一对模糊的人影，漸漸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楚，現在已能約略的看到他們穿的是黑色的商人衣服了，然而

到底是什么人呢？誰也不敢妄加判斷。為了不錯過時機，我立即讓一個戰士匍匐前進，向四班長聯繫，把我們看到的情況告訴他。

近了，更近了……。

離埋伏圈大約只有二三百公尺了，幾分鐘以後，就要被我們截擊了。這時已能看清他們的一舉一動，其中一個頭戴禮帽，身著黑色長袍，另一個身著灰短衣，留著個洋頭，兩人大搖大擺，指東划西，洋洋自得，象是逛公園一樣，沒有一點緊張的樣子。這種情況使我敢於判斷：“他們不是鬼子的便衣就是漢奸，除這兩類人外，在敵占區哪有这样逍遙自在、神氣活現的人呢？”

隨著人影的移近，四班長早已指示戰士作好了出擊準備。他們剛剛踏進埋伏圈，機智勇敢的四班長帶領他的八個戰士，一個箭步跨出了公路，喝令：“站住，幹什麼的，不要動！”响亮的聲音，突然挺出的動作，使這兩個家伙魂飛魄散慌作一團，其中身著黑長袍的家伙還順手從懷中掏出駁殼槍，企圖頑抗，但是他的手槍還沒有舉起，七八支長槍已頂准了他的胸膛。他們只好乖乖的扔下手槍，舉起雙手投降了。

抓起來以後，進行盤問。他倆答話嗶哩咕嚕，我們一點也听不懂，只好將繳獲的手槍（共兩支）子彈（八十餘發）、軍用地圖……以及這兩個家伙，一齊押過黃河解送團部。

隔了一天，押送這兩個家伙的同志從團部回來了。他

們帶來了團首長的一封信，內容大致是：

“你們勝利的完成了偵察任務，以十分艱苦和勇敢的精神深入敵占區，機智的捕獲了鬼子參謀一名，測繪員一名，打亂了他們企圖測繪我方前沿陣地情況，刺探我方軍事部署的計劃，我向你們表示祝賀……。”信內並指示我們過河歸隊。

我們高興極了，參謀、測繪人員是最能提供情況的活情報呀！

雖然我們捉住了兩個敵人的活情報員，但全班絲毫沒有表現驕傲自滿。為了進一步搞清李家塬敵人的情況，我們精神振奮，又埋伏於距李家塬西邊四百餘公尺處的高粱地裡，等待了一個上午；趁鬼子集合吃中午飯時，一聲口令，機槍步槍猛烈的向鬼子隊群中掃射了一陣，打死打傷不知其數；只見鬼子慌慌張張亂成一團，四處躲藏，被打得噤頭轉向。不一會村莊裡和工事裡向我們發射了數十炮，機槍不斷向我們掃射。我們因在高粱地裡隱蔽的好，敵人不但看不見我們，連一發子彈也沒打到我們身上。不到五分鐘，一群敵騎兵從村後邊猛撲出來，向公路方向奔來，企圖包圍合擊我偵察班，這正达到了我們以“武力偵察”的手段來了解敵人的目的。了解到敵人的兵力、兵器、兵種及工事分布情況後，我們全班便迅速的從高粱地裡撤離了那個地區，向西北方向的后河底村走去。黃昏時候，我們過了黃河，同志們都懷着勝利和圓滿地完成任務後的喜悅心情，回到了駐地。

开 赴 雁 北

王 清 銘

一九三八年七月，由黃（新挺）、廖（汉生）二同志率領亞六团（七一六团），从五寨縣出發，經易井、神池开赴敌后抗日根据地——雁北，擴展敌后游击活动。那时，我是这个团三連三排的代理排長。

在进入雁北地区的行軍途中，我們親眼看到日寇鉄蹄遺留的罪惡：剛脫胎的嬰兒被剖腹挂在樹梢；善良的妇女被强姦后用刺刀戳死，又在陰戶里塞上石头，裸体弃在道旁；村庄的房屋被燒燬，不时的散發出刺鼻的腥味，燒焦了的尸体殘骸，倒在燃燒过的屋旁；孤兒悲痛的嚎啕和大人嘶啞的哭声，一陣陣傳來。就是鉄心腸的人，見了这般情景，也得热泪盈眶。

同志們咬緊嘴唇，含着眼泪踏过一片片的焦土，胸中的怒火在沸騰，个个迈着雄壯的步伐前进，直向敌后插去。

經過一連五晝夜的艰苦行軍，我們通过了神池，踏上万里長城，穿过羊房口，到达了雁北的广武附近。我們在广武休息了一天，便沿朔（縣）宁（武）鐵路轉至平朔

公路，进入了連綿的山区。

經過一夜急行軍，部隊已很疲累了，便在一个村旁臨時休息。戰士們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有坐的、有躺的、有說笑的、有吃着干糧的，大家尽情的享受着這行軍中的休息。忽然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大伯，踉踉蹌蹌的跑到我們的面前，臉上挂着萬縷苦絲，干癟的眼睛里，飽含着泪水，忿忿的向我們控訴了他兒媳被日寇姦污和兒子被殺死的經過，兩拳緊握着在胸前揮動，泣不成聲，從牙縫里迸發出一句話：“同志們！要——給我們報仇呀！”

聽到這血淚的控訴，剛才的說笑驟然停止，躺着的同志坐了起來，吃干糧的同志，干糧卡在喉嚨里也忘記了下嚥；周圍的空氣死一般沉寂。一團團仇恨的怒火，燒得我們的心直往上跳。

九班的石生貴同志是雁北人，他看到和聽到這些慘狀後，在一旁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這時指導員楊茂枝同志，從大伙中間站起來講話。他的神情激憤，說話的聲音微微有些顫抖，但語調是那樣的有力，每個字里都帶着無比的仇恨：“同志們，這個仇我們非報不可！這筆血帳，我們一定要清算！”他把握緊的拳頭向空中一揮，恨恨的打了下去，提高了嗓音說：“同志們，我們要把悲痛化為力量，堅決勇敢的去消滅凶惡殘暴的日本強盜，為雁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報仇……。”

嘹亮激昂的前進號，在茫茫的山巒中響起，打斷了楊指導員的講話，同志們整裝繼續前進了。當晚部隊宿營在

群山中的一个村里。休息了兩天，偵察了敌情。

第三天早晨，部隊从駐地出發，連續翻越了几架大山，在太陽一杆子高的时候，我們在离泥河和榆林車站不远的——一个僻靜的小山庄上住下來了。

八月三号的下午，我們三連同志吃过了晚飯，正在打扫院庭，蔣富清連長和楊茂枝指導員雄糾糾的从团部回來了。富有战斗經驗的战士們，从指揮員的表情上已經意識到：一場复仇歼敌的战斗將要开始。

部隊集合在村东头的打麥場上，指導員給大家傳達战斗任务：“同志們，团首長命令我們，要坚决打击敌人的凶焰，拔掉敌人榆林車站这个据点。这次战斗由三营攻打榆林車站，我們一营和二营在泥河伏击由大同增援的敌人，要保証榆林攻坚战的全部勝利。”接着連長規定了夜間行軍的紀律和聯絡的信号。

大地与天幕之間的空隙合攏了，在漆黑的夜里，我們每个人的左臂上綁着——一条白毛巾，沿着崎嶇的山道，輕裝向泥河方向奔去。

山道上的夜間急行軍是艰难的，一不留神就会跌跤，滾下山坡。一个同志摔倒了，兩個同志赶上来把他攙起；当有的同志疲憊不堪的时候，連首長走过去，不声不响夺过了他肩上的步槍。

部隊成一路縱隊，仿佛一条海底蛟龍，靜悄悄的穿行在群峯林野間，当晚十二时准时到达了泥河，按照战斗部署，迅速將鉄軌拔掉几丈远，給鬼子們撒下了天罗地网。

一切都准备好了。三营在榆林車站的战斗已經打响，“轟隆！轟隆！”的爆炸声和一排排手榴彈的巨响，震撼着、回蕩着傳向泥河。

不出所料，榆林車站的鬼子，在經過一陣激烈的战斗后，觉察到抵不过，开始發慌了。这时候，会日語的電話員同志，从接在日寇電話綫上的耳机里听到，榆林車站的鬼子噉哩哇啦向大同指揮部驚慌呼救的声音后，連忙向指揮員报告：“榆林的鬼子向大同指揮部呼救，大同讓榆林的鬼子再坚持一个小时，援兵馬上就到。”

我們埋伏在鐵路兩边的高坎上，怒視着敌人到來的方向，每个战士的心都在跳着，急待复仇歼敌的战斗开始。

忽然隆隆的車輪滚动声和“嗞啼咔嚓！嗞啼咔嚓！”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向泥河駛來。

敌人为了不暴露目标，火車不嘶鳴，也不开灯，企圖悄悄的去增援榆林的鬼子，抄我三营的后路。

我們的眼睛緊盯着瘋狂奔來的鬼子列車，霎時間駛入了我們的伏击圈。近了，更近了，我們屏住了呼吸，拉緊了手榴彈的导火索，一剎那間，敌人的火車头駛入了无軌地段，这个瘋狂奔來的龐然怪物，失去了軌道，渾身顫抖了几下，头鉆进土里去了。

“打！”連長一声命令，我們的手榴彈，居高臨下施展了威力，随着巨响，火花四濺，輕重机枪噼噼啪啪的噴吐着怒焰，把一个火車头打的稀爛，复仇的子彈，扫射着殘存逃命的鬼子。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二、三百鬼子全

部被我們消滅了。爬在車底下還活着的兩個鬼子，也作了我們的俘虜。

鬼子第一批的援兵，就這樣完蛋了。

敵大同指揮部聞訊後，惱羞成怒，接着又派來九汽車援兵，連續向我們發起了七次沖鋒，但都被我們擊敗了。敵人在泥河未能前進一步，所得到的，只是一次比一次更多的屍體。

大同的鬼子見他們兩次增援，都被我們死死頂在泥河，便更加瘋狂發怒了，出動了他的坦克，又派了十一輛汽車的兵力，向我們的陣地繼續沖擊。敵坦克邊走邊打炮，後面緊跟着彎腰端槍的鬼子，象烏龜似的蠕動着，妄想消滅我們，沖過泥河。

几百步，几十步……眼看敵坦克就要到陣地前沿了，二連前哨排的兩個戰士，飛快的迎上去，一個滾進，把一束手榴彈投到敵坦克底下，一聲震天巨響，坦克的履帶“嘩啦”一聲脫了下來，冒起了濃沉的黑煙。後面的一輛，見勢不妙，原地亂哼哼，不敢前進。

敵人的指揮官，一見給他們張胆的坦克完蛋了，便孤注一擲，揮舞着軍刀、嚎叫着，向我陣地沖來。我們的輕重機槍，織成了交叉的火網，猛烈的射向敵群，敵人一排排倒下去。但鬼子還是在長官的督戰刀口下拼死爬來。

我帶着三連三排同志，一起投入了戰鬥。

戰士們眼睛紅了，扔出了一排手榴彈，端起上好刺刀的槍，直撲入了敵群。一場激烈殘酷的白刃格鬥開始了。

陣地上到处展开了撕殺。几个鬼子端着槍首先向我們冲來，一下就包圍了石生貴同志。我十二班班長陳守忠一看情况危急，赶忙上前替石生貴解圍，一連刺倒了几个鬼子，正在向另一个鬼子刺去的当兒，一个鬼子小隊長举起鋼刀，冷不防向陳守忠同志劈頂砍下，这时我和其他同志正和別的鬼子肉搏，石生貴同志就陷入了孤軍作战。但是，石生貴同志是三連九班的一名花刺健將，他一見陳守忠倒下，更是怒氣冲天，瞪着鷄蛋大的眼睛，端起他的三八式，向敵人刺去。三个鬼子持槍向他刺來，他往后閃一步，忽的向一个鬼子冲去，刺刀向右上方一撥，把鬼子的刺刀挑到一边，他調手狠狠地將刺刀插进敵人的胸膛。另一个鬼子剛要向他背后刺來，他敏捷的向旁边一閃，鬼子用力过猛，閃出了老远，石生貴同志搶上一步，一刺刀結束了第二个鬼子的狗命。鬼子見他是个大个兒，力量又大，就象狗似的又圍上來几个对付他，石生貴同志胸中燃燒着复仇的火焰，在敵群中东殺、西擋、左刺、右拼，直殺得鬼子胆战心驚。一个鬼子从側面乘隙又向他刺來，他用力撥过鬼子的刺刀，一个箭步，一刺刀捅透了敵人的肝臟。但是，好將难擋四面敵，就在这一刹那，那个鬼子的小隊長举起軍刀向他劈來，可敬的石生貴同志在日寇的屠刀下倒下了。

我刺死了面前的一个鬼子，轉身就看見了那个举着血淋淋軍刀的鬼子小隊長，我頓時眼睛冒出火花，推上一顆子彈，結束了这个罪魁。此时，这几个鬼子才拖着小隊長的